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稗史叢書之五

清代聲色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稗史叢書之六

清代聲色志提要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
妓名優顛倒王公蠱惑士
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
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
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
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
評劇之書當以此爲第
巨著

凡例

選色徵歌士大夫成爲習尙起於明季而沿及清代優孟衣冠花柳世界道德淪喪風俗淫靡酣嬉歷二百餘年亦談風月者之好質料也

始以陳圓圓殿以德珣如衝冠之爲紅顏世胄之墮樂藉可以爲一代興亡之鑑辱身賤身上流不齒至倡優極矣然眼識蘄王柳巷非無女俠氣折權閹梨園亦有奇人褒貶所加藉存直筆不僅侈談風月而已也

品花之志談劇之書作者紛出美人有金剛之號名優尊貝勒之稱編者就數十年之見聞徵數十家之紀載大同小異並蓄兼收實錄敢云大觀差詡

清代聲色志 卷上

優

阿芸

阿芸者。蘇州女伶也。超勇公海蘭察。平臺灣還。爲脫藉絮之去。寵以專房。公性粗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爲。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環殉矣。安祿有女。未婚守節。曾蒙特旨旌獎。而芸事獨湮沒。惜哉。

方俊官李桂官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乾嘉時。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本淳沒後。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

時李時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蓋非徒以色藝稱也。

胡么四

乾隆季年。有雛伶胡么四者。安徽人。年十四五。色藝超羣。自幼弓其足如女子。結束登場。頗形嫵媚。有貴州翰林某與之狎。未幾外放道員。胡辭班隨往。認司閹孫某爲義父。表裏爲奸。不兩年。某丁憂。胡囊橐已豐。改姓何。冒籍順天。報捐鹽分司。分發兩淮。時鹽務爲東南利藪。候補人員以數百計。恒終歲不得差委。胡資裝垂盡。進退無計。適某服闋。擢任運司。胡乘間進謁。某大驚。詢其踪跡。胡性狡黠。需次兩年。鹽務諸弊。無不盡知。某遂倚爲腹心。胡恐孫某洩其事。陽爲交好。而陰謀排擠之。孫去後。胡益無忌憚。兩淮鹽務。一手把持。巧取豪奪。貨賂豐盈。同寮無不嫉之者。一日。閹人遞入一信。胡拆閱大怒。令將送信人逐去。未幾其母壽辰。廣集梨園。開筵宴客。某及揚城各官。均往祝嘏。胡蟒服補褂。敬謹陪宴。旣而點戲開場。首演長生殿舞盤一齣。扮李龜年者。忽走下戲場。將手執旗竿。向胡亂毆。血流敗額。坐客大駭。羣呼細縛其人。

挺立大言云。我來教訓徒弟。與旁人無涉。當場詳言其戲。且冒捐。并當年各穢迹。復言吾乃伊師。歸途無資。不過暫貸數十金作盤費耳。候至數月不見。反將我逐出。世上有此喪心徒弟耶。胡某無一語。衆有斥其造言污蔑者。其人云。渠曾裏足。當場可驗。同寅中有曾受胡凌侮之人。競前拉去其靴。則中實棉絮。蓮鈎纖削。雙行纏猶未去也。一堂譁然。某匆匆命駕去。各官欲會銜通稟。胡竭貲行賄。某復力爲調停。始准告病去其官。

魏三兒

魏三兒蜀人。居京師時。王公大人。皆物色恐後。復遊江南。所至無不爲之靡。晚年寓揚州江鶴亭家。貌不甚麗。而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勝人也。

荷官

百文敏公菊溪總制兩江時。江西中丞胡果泉設筵宴之。召伶人演劇。有荷官者。舊爲京師菊部之冠。文敏昵焉。是日適登場。文敏見之色動。顧問此非荷官耶。曷至是。

齒亦長矣。無怪老夫之鬢已皤也。荷官跪進至膝。捋其鬚曰。太師不老。蓋用院本貂蟬口白。文敏大喜。爲之滿飲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

慶兒

嘉慶二十四年。甘肅虧空事發。被逮者六人。有兩人在刑部監追。限滿。爲饅家所訐。已正法。其二虧項甚鉅。尙須監追。中有兩人。亦將限滿。時韓桂舫先生爲大司寇。憫其因公挪移。思欲拯之。而躊躇無計。不得已。代出知單。囑同官作集腋之舉。初意不過得數千金。以爲展限計耳。是日適值某處公讌。軒冕畢至。演劇正酣。桂舫先生卽將此意遍告同人。時有小伶慶兒。給事左右。聞之。白於衆曰。某雖賤伶。頗知向義。聞此善舉。不揣冒昧。亦願少助微繇。請以五百金附後。不識大人們肯鑒此微情否。語畢。卽命管班人取銀呈上。衆曰。不意汝有此俠腸。吾輩又當何如。遂各慨然解囊。卽有瑟縮者。亦以慶兒故。皆竭力資助。頃刻間。已足兩人虧數。遂脫於難。從此慶兒之

名大振都下。皆以得見爲幸。孰謂若輩中無人哉。

程長庚

程雖以善唱老生著名。實則各項脚色。無不擅長。一日偶與喜祿齟齬。（喜祿者乃都中著名之青衫。都人之崇拜。不亞於程。）次日戲已排定。喜祿故託病不到。後臺執事者。請程改戲。程曰。姑使人促之。久之仍不至。復請程改戲。程曰。曷再俟之。執事者曰。時已迫。恐坍塌。程大笑曰。果其不至。自有代喜祿之責者在。何必改戲。汝何過慮之甚耶。及時程自起扮青衣。揭簾而出。坐客詫爲奇事。及聆之。不但聲調婉轉。板眼穩合。即身段臺步。亦極婀娜。儼然一絕妙青衫也。莫不鼓掌稱絕。戲畢。羣問程曰。君何時習此。神妙乃爾。幾乎壓倒喜祿矣。程曰。旣爲班主。則生旦淨丑。末必須一一習之。若缺一不能。即難免受公等之挾制。某無此技。又何敢主此三慶部耶。衆皆歎服。程初與小生徐小香最善。相待亦最優。其後小香積資頗豐。屢欲輟業。而程苦留之。一日因細故。小香不辭而別。竟回蘇州。程知之。已隔數日矣。大怒。立訪某親貴。懇

其致信蘇撫。將小香押解回京。小香至。謂程曰。汝有力捉吾回京。雖服汝之手段。然舌在吾口。其奈吾之不唱乎。程哂曰。汝技雖佳。然何足難吾。因汝既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京者。爲整頓班規起見。詎真非汝不可耶。本無需汝唱戲。請汝聽戲可也。自是程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香所能者。程無不能之。小香媿服。復託人轉圜。仍入三慶部演唱。觀此二事。可知程之名滿京都者。亦自有真實本領。決非處士虛聲比也。

程素嗜鼻煙。一日在某王府演戲。某王禮以上賓。延至書房。盡出所藏。分裝各色煙壺。使程品之。曰。汝非至予處。一時斷不能聞如許鼻煙。程惡其誇以爲謾己也。謂王曰。某亦略有所蓄。王曷厚臨一評其優劣。王喜而諾之。次日王至。程將所蓄各種煙羅列桌上。所有烟壺。或玉或翠。亦各以類分。每一類可分爲數種。或數十種不等。五光十色。紛陳王前。笑謂王曰。視王所蓄者何如。王慚而去。

程之暮年。上臺時。均須數人在後扶掖推挽。然喉音依然清亮。非常字斟句酌。不似

近日諸伶。略有微名。卽以儉聲減字。敷衍從事。一日。程唱天水關。（至先帝爺在白帝城）句時。適值痰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部下。轟傳大老板又出新聲。凡有唱此戲者。莫不改爲拍帝城。自矜效法長庚。堪發一噱。然足見當時都人士。傾倒之至矣。

程晚年頗富於貲。一日忽析產爲二。以一份與其長子。命其携眷出京。寄籍於直隸正定府。事耕讀。次子隨已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程曰。余本家世清白。以貧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一脈也。惟某在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況優雖賤業。某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本人威服其深謀遠識。光緒辛卯歲。聞其孫已食廩餼。其次子因無噪音。爲楊月樓之鼓手。其孫長兒繼仙唱武生。執業於楊俞之門。所演八大鎚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只十六。近則歌臺上久不見蹤跡矣。

張二奎

張二奎儀表甚偉。善演帝王戲。如金水橋迴龍閣諸劇。一經袍笏登場。儼如王者。嗓音宏亮。行腔不喜曲折。而字字堅實。顛撲不破。周春奎等宗之。號奎派。

張某

張某者天津人。方面大耳。貌如二奎。聲音之宏亮亦如之。初登臺。卽負盛名。都中某園耳其名。以厚禮招致之。第一日唱迴龍閣。一聲倒板。四座皆驚。甫掀簾。卽采聲震動。張頓喫一驚。忽然失音。唱次句幾不成聲。以後愈唱愈低。全不合拍。而臺下倒采聲亦不斷。張愧且忿。卸妝後卽回津沽。休養數日。音終不復。遂改業焉。時論惜之。

爐臺子

爐臺子不詳其姓氏。江西人。會試不第。流落京師。因喜漁男色。羣以爐臺子呼之。夙有戲癖。崇拜長庚。每日必趨聆程戲。風雨無間。久之遂識程。程詢得其狀。憐其才。復感其知音也。遂畱爐臺至寓所。衣之食之。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側身入伶界。

程復四處爲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爲配角不唱。故爐得略有微名。程之力也。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之全本三國志。卽出爐手。詞句關目。均有可觀。程沒後。爐仍在三慶。誓不他往云。

十三旦

山西某縣一老貢生。年垂六十矣。窮苦不能自活。念有一二親友在都下。或可得其資給。因徒步千里覓之。風雪辛苦。僅而得至。則其人並不在京。懊悵欲絕。且自念資用已絕。卽歸復何策。以養妻兒。轉輾尋思。惟有在都中覓死一法。已而念徒死殊不值。聞都中喜劇極佳。不如先往觀劇。再歸覓死。亦尙不遲。因信步至某戲園觀劇。是時名優十三旦新登臺。名震京師。每演劇。則貴人豪富。列坐兩廂。聳矚爭得其一盼。以爲至榮。某貢生至園。亦雜坐諸貴人中。久之。十三旦掀簾而出。喝采之聲。不絕於耳。某正凝視。忽有人送一水烟筒至。諸貴人皆傾注。某謂園中例有之事。亦漫取吸食。已而十三旦演劇已畢。某方吸烟不置。忽見一少年時式衣裝。至己前半跪請安。

某正驚訝。不審所云。問何人。起垂手立。謹對曰。某卽十三日。是也。先生非卽山西某縣某村之某老先生乎。某少時在鄉中。從師讀書。每被師楚打。輒荷老先生保全。使得有今日。故時念先生德。不置。頃在臺上。瞥見老先生在此觀劇。未審緣何得暇來此。故特來請安。貢生念前在鄉中。果有斯事。少年復詳詢居址所在。云已事忙。不能久談。今夜十二下鐘。當遣人奉迎至家。稍叙舊日恩情。某驚喜交并。不知所措。遂唯唯應諾。惟見少年至。諸貴人處。一一酬應。某歸客店。夜飯畢。兀坐以待。至十二下鐘。未得消息。直至四下鐘。猶復杳然。某盼極生疑。自念窮老求死之人。恐無此大福。又思此等伶人。語過輒忘。我猶在此相守。豈非大癡。不如就死爲是。方解帶欲就縊。忽聞敲門聲若雷。店中人從睡夢中驚起。開門。惟見籠燈三四。大鞍車二三。輻長隨二人。遽問山西某客在店中否。店中人指示某住屋所在。長隨入見。謹白主人某人令將車相迎。并欲携取箱籠。某言身外無多長物。乃隻身從長隨去。行四五里。迤邐至一宅中。導人一屋。則然燭如晝。陳設華麗。椅披墊咸用大紅緞。上繡團鶴。長隨延之。

坐言主人酬應貴人。尙未歸。稍頃。又延之出過一廳事。則椅墊悉用黃緞。蓋延王貝勒起坐之地。遂至一處。裝飾精雅。古書滿架。長隨持飲食出。亦極精美。俄而十三旦回。亟趨入見。言屈居敝廬。實太簡褻。又未獲陪侍。尤爲抱歉。君讀書人。必喜觀書。插架尙富。可資賅覽。如欲出游。可隨意命僕輩隨侍。因撥僕從數人。命專伺候。遂匆匆去。某住彼飲饌豐美。服御溫麗。如入迷香洞中。顧念妻兒在家中。不知飢餓作何狀。心輒如割。日中無聊。或假僮出遊。夜欹枕臥。不能成寐。悠悠十餘日。忽一日。主人至。言實以忙冗。不得陪奉。因問居處慣否。某言鄉僻老人。覩此奢靡。心實如醉。惟千里家山。時縈思夢。正未識妻帑作何策度日矣。主人曰。此何敢煩。老先生慮久。命人馳往安置。此時恐已鳩材營造矣。某欣喜過望。亟稱謝。主人復曰。頃復思爲老先生籌長久計。顧思老先生他無所能。諸事恐非所諳。惟有作官。尙是一策。某驚曰。吾讀書一生。平常欲得一館。尙未能。安敢求官。主人笑曰。老先生眞鄉間人。天下惟作官乃最易耳。容爲籌之。遂去。數日又至云。已與儕輩言。欲攬一會。報老先生大德。儕輩咸

欣諾。苦所集未多。才得三萬餘金。他官恐非老先生所宜。擬爲捐一候補道如何。某大驚曰。候補道當稱大人。豈我寒酸所能當。則笑曰。天下惟大官乃愈易做。無慮也。翌日。少年整衣入賀。袖出道員之實收文憑。及王公大臣屬托信函。並云。衣裝輿僕悉已預備。請卽首途。好自爲之。無憂不得意也。某喜極稱謝而去。至中途。忽患病。又乏醫。遂死。所隨僕函告十三日。乃詣班主請假。言將爲恩人某公治喪。班主大驚。言汝平日未嘗輕出京。況王公貴人。有事非汝則不樂。奈何以此事虛費時日乎。十三日。則出涕曰。某先生相待至厚。我無某先生。則不得有今日。固請。乃馳往逆旅。爲經紀喪事。而括其捐官所餘。得萬餘金。使人扶柩。並送致其家焉。

某優

都中有某優者。固滿州世家子也。本爲客串。後衆以其技精。勸使登臺。遂爲優。無何。將襲爵。以爲優故。不得襲。或勸其勿爲優。再設法謀幹。或可得爵。優怪我何故使我棄優以求爵。曰。優者賤業。爵者榮名。舍賤取榮。固人情也。優曰。吾爲優。幸不污辱。上

之則作皇帝。下亦不失將軍大臣。掀簾出則導擁盈前。於人間威榮至矣。何他求爲。或曰。此是假者耳。優笑曰。汝謂襲爵之榮。是真事乎。或無以詰而罷。

楊月樓

楊月樓者。號楊猴子。以善演武劇。負盛名。應戲園之聘來滬。北里名姝。爭與之私。實爲伶人姘名妓之始作俑者。時粵中徐姓。有宦於外者。旣死。遺其婦及女於滬。婦性蕩。見楊月樓而悅之。誘與私焉。楊亦利其多金。旣而礙於其女。往來多不便。商之於婦。迫脅而污之。旣而曰。此仍非計也。復與婦謀。遣媒妁娶其女爲室。納聘成禮。定日迎親。楊意謂得爲婦也。壻者。即可並其金而致之。計良得也。詎粵人聞之。而大譁。聯名訟之於官。時縣令葉亦粵產也。得詞震怒。立簽差役捕之。役奉命往。則燈彩輝耀。賀客盈門。相聚慶飲。親迎之彩輿。猶未發也。役衆擁入。主客皆大驚。賀者紛紛奔避。楊乃就縛。惟雜劇陳吉祥。時已醺醉。見役至。攫得沸湯一器。潛登屋俯視。有從庭下過者。則以沸湯沃之。被沃者如醍醐灌頂。譁然大亂。僮相樂人。於是星散。役拘楊至。